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刻醒世恒言 第十八回 龍員外善積遇仙

此中方寸幾許，本是端正在腔子內，一至涉世交財，頃刻間便歪邪起來，千變萬化，醜態畢露。但以自己身家富貴、妻兒老小、飲酒食肉為念，一切天理、王法，盡行付之度外。不知你雖置之度外，而冥漠之中，天理自是昭然，王法也曾泯滅！龍居士這段佳話，具見一斑。話說蘇州府長洲縣，一人姓龍，桓，號慎心。家資巨富，都以員外稱之。妻杜氏，生得一男一女，其子名喚龍泉，賢孝聰明，出人頭地；女兒招贅在家，女婿姓孫，名自連。龍員外素性好善，廣行方便，教子讀書，自己同女婿在閭門外楓橋下，開一盤典當舖。待人公平，真是童叟無欺，人人稱贊，連年生意興旺。偶然一日，聞得湖廣大熟，鬥米止三十文錢，龍員外與妻子商議道：「此去湖廣出鎮江，過太湖，進天門山，乃是一水之地，不如將些本錢，糶他數萬餘石米來，再開一糶糶行，獲利濟人，更是加倍。」杜氏與兒子龍泉始初勸阻，後因龍慎心執意要行，吩咐將當舖內一應事務，俱交付女婿孫自連掌管，自便取了本銀一萬兩，帶了十數個家人，寫了船，竟往湖廣糶米去了。

孫自連見岳翁去後，獨自在當舖內，便與妻子龍氏道：「你父親好沒分曉，從來開當舖的大等人，等出，九八當真紋，還要搭低銀；換衣服，調首飾，這都是分內該做的事。可笑我丈人道學氣，假公道，如何積攢得家私起來？如今恰好遠出販米，我想事體都在我手，不如更換一番；自有好處，道是麼？」龍氏道：「我爹爹從來沒正經，如今他既把鋪中事交與了你，你便任意去做何妨？」自連聽了妻子言語，心中大喜，遂將丈人平日所行，盡行改換。看看掌管了一年有餘，不見丈人回家，積得利息，盡歸私囊。到了次年，不料天道亢旱，三四個月沒半點雨兒，寸草無青，田禾俱稿，真個：

早魃在天施虐，黎民遇劫半焦枯。

那得觀音甘露水，肯將一滴潤樵蘇。

府城內外，地千里，泉都竭，民飢餓受斃者，計其數。城中各當舖，有當的，再無取的。別家本錢都當完了，家止當候贖，有龍員外一家本錢大，照舊開張，自連一發任意施為，起徽州朝奉臉來。又將平日私房攢下的，在當中作本，價值十兩的，只當錢十貫，上又加利，不數月，長了數萬金利息。自連乃對龍氏道：「我們喜得遇此荒年，又幸你爹爹不在，故得積下若干錢鈔。若是丈人在家，不知又生出多少腐氣哩。」龍氏道：「還虧你會掙，不然如何長得如此快。」夫妻二人綾羅異錦，百味珍饈，日在家受用，不題。

卻說龍慎心員外來到湖廣地方，然遇著豐年穰穰，米如山積。員外投下主人家，陸續付了萬兩銀子，不半個月間，糶完了。裝了長稍船十數隻，鈔關上報了量頭，正待燒神福、開船長行，忽然有人說道：「江上有賊船無數，據住中流，並無客商來往。」龍員外只得停住，整整候了十來個月。探聽得江上平靜，方敢開船。一路上聞說蘇鬆產米之地，遭遇大旱奇荒，便急急趕回。到了境上，一路野無青草，人民菜色，賣兒鬻女，掘草根，剝樹皮。龍員外見了，不勝悲歎，即便將米都起到家中，杜氏相見，歡喜問候；孫自連聞得丈人到家，也來問安，又叫戲文擺酒接風，員外連忙搖手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如此荒年，別人家都忍飢受餓，我家演戲吃酒，心下何安？賢婿，何不省一家有餘之費，免多人不足之憂，真美事也。」孫自連道：「古云：自作自受。他人自苦，我家自樂，兩不相干。小婿卻喜得遇此荒年，當中生得些利息。」員外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孫自連見丈人不允，自去家中與龍氏大吹大播，飲酒快活。龍員外次日思忖道：「糶得這些賤米，正好濟荒。」隨即開個帳目，貼在門首：如有大戶，止取價十分之五；中戶取價十分之三；下戶取二；赤貧者，竟不取價。糶米者，多不逾石。貼了招頭，只見紛紛擁集，齊來買米。龍員外概不計利，幾萬石米，不消個把月，盡行賣完，也不知救活了若干人性命。真個一念之善，救濟萬靈，其時感動上天，忽然大雨淋漓，平地水深三尺，米價漸平。有司官給扁獎勵，將其子龍泉舉了德行，赴京考選。當時龍員外遂將家中田產，並當舖本利，付與女婿孫自連暫行代管，自與杜氏同子龍泉進京，選了直隸良鄉縣知縣。擇日到任，做了：

三年縣令，四境弦歌。兩袖清風，一簾皓月。

龍泉一日奉了欽差恤刑的牌面，行到本縣，審錄獄囚，秋後處決。龍泉稟過父親，齋戒沐浴，贊香告天，秉公鞠問。審得犯人一起錢三，拖欠白糧三千石，赤貧無抵；一起趙是德，侵用庫銀三千兩，歷迫無償；一起陳仁，冒支軍糧五百石，父死子代，年限已久，俱應處決。龍泉不得已，只得判了押，該房寫文書，申上恤刑取決，自己退入後堂，不言不語，悶悶而坐。龍員外見了，便問道：「吾兒今日問何公事，如何面帶憂疑？」龍泉慌忙答應道：「今日審錄重囚，孩兒審得三起，共欠錢糧將有萬金之數。年限當決，不覺心下慘然，見於形色。」員外道：「此事何難！待我修書一封，寄與你姐夫，在家中取銀一萬兩，償了官銀，可不救出這三條人命。」龍泉聽了父言，大喜，即時簡差的當衙役四名，將書寄回，取銀應用。一面令該房改了完糧申文，開豁錢三等罪犯，專候家中取銀報部。

不想孫自連自從舅子做官，丈人也到任去了，一發倚著財勢滔天，無拘無束，日逐呼朋引類，大嫖大賭，不消兩年，將海大家私盡行消敗，龍家田地房屋，一概變賣光丁。又遭了一場橫惡官司，真個一貧如洗，夫妻兩口賃得陋巷居住，小屋二間棲身。孫自連每日向丈人的相識那裡，借貸餬口。正在窮困之際，忽然接著良鄉縣差役投到龍員外的家信，自連拆開看了，便對龍氏道：「好笑我丈人，兒子現在做官，倒來家中取銀，不要說如今家事一空，便像當初，我也分毫不發的。」隨即打發回書，與差人轉去。

那龍員外父子，只道家中放著現銀，可以朝呼夕至，當時申了完糧文書，恤刑批允，龍泉將三個罪人當堂釋放，三犯感戴活命之恩，已是叩謝而去。歇了兩個月，只見差人回來，呈上孫自連空書一封，上寫：「年荒無計，坐食山空，家產田園，盡歸烏有。」龍員外父子看了回書，大吃一驚，半晌做聲不得，惱恨孫自連敗壞家資，又先已放去罪犯，如何是好。父子二人正在商量無策，忽然直隸巡撫發下公文，來取完糧銀一萬兩，立刻解到軍前給軍，嚇得龍泉手足無措。軍需緊急，撫院又連催了三次，不見解上。龍泉回文，支吾不過，又沒處去尋原犯，上台那裡肯信，都道是龍知縣侵沒官銀，一本參了，奉旨追則提問。差了兩個校尉，竟到良鄉縣堂上，拘拿進京審究。龍泉父子抱頭痛哭，龍泉含淚說道：「父母不必憂慮，我們一點仁心，救了三個人的性命，蒼天有眼，孩兒此去，決然無事，料道日後自有報應，父母不必記念。」龍員外向南指著罵道：「可恨那天殺的賊，將我數十萬家財，盡數花費，弄出此禍，怎生處置。」龍泉再三勸慰，校尉又在外催促起身，杜氏只得安排酒飯，款待公人，懇求寬待幾日。眾人商議，別無門路，員外只得對龍泉道：「吾兒進京，慢慢挨過幾限，待我如今星夜回到蘇州，家中親友處取討些帳目，也有數萬金。倘討得來，陸續還官便好。」說了一遍，校尉催逼不過，只得大哭一場而別。龍泉自同校尉往北，員外自同杜氏回南。

且說那好賭好嫖的賢女婿、失財失勢的孫自連，自從敗壞家私，住在破屋，日無生計，曉得龍員外平日慣好施予，借貸與人，一應帳目盡皆存在家中。自連一一簡看，足有數萬金，不勝歡喜，執了票子，日日東尋西討，有肯還他的，便有本無利也罷；就是欠百金的，還了三五十兩也罷，只求得些現物到手，便將原票還人；如不還他的，他便詐死詐活，拿了一條繩子，只說的是弔殺勒殺。那些欠銀子的親眷，見他情極，心下想道：「雖然欠的是龍家銀子，他卻是龍家賢婿，況且親筆票子現在他手裡，便都多少還他些，立時都討了原票而去。數萬金票約，足足也討了七八千金，其餘一筆勾消。自連與妻子道：「我與你住在這破屋內，有這許多銀子，須要藏好，不如暫埋在灶牀下，待我一面去回贖幾間房子，便討奴僕、做衣裳，依先開典當做財主，有何難哉。」龍氏也歡喜了不得。當夜將銀都淺淺的埋在灶下，只等早晚贖了房子，便好遷移。不料自連日逐因為奔波討債辛苦，患了風寒，忽然病將起來，漸漸沉重，病了半個多月，寸步不能出門。龍氏伏事得不耐煩，只因窮了這好幾時，受了苦楚，見自連討得這幾千銀子回來，又倚著是他父親的，私下拿了十來兩，買魚買肉，瞞著丈夫私自吃個拄腹撐腸。卻也皇天不遠，看看也病將起來，更比孫自連的加重。

不說二人正在焦燥，單表龍員外老夫妻兩口，一路行程，到了故鄉。看見自家房產都是別人居住在內，門面番新，無處下馬，投奔到親族朋友家裡。那些人見他舊日光景全無，如今又在任上為事回鄉，無聊之極，況且欠著官銀數萬，誰肯收留？就是當日受過他恩惠的，那借他錢鈔的，都道：「是你女婿在此逼詐討去了。」盡把前情抹了，口口都是世態澆漓、薄情無義之輩，甚至連酒飯也不留他一餐的，「說到人情劍欲鳴，」蓋出此也。自古道：

只有錦上添花，那有雪中送炭。

龍員外夫妻兩老人家，走來走去，無處棲身，只得也尋到孫自連家裡。但見矮小破屋二間，淒淒涼涼，冷冷落落，門兒關著，裡面只聞得呻吟疾痛之聲。員外和杜氏推門而入，只見女兒、女婿都睡在牀裡叫苦。忽然見門外來了員外、杜氏，老大的吃了一驚，只得勉強笑問道：「恭喜丈人、丈母榮歸。舅舅如今還在良鄉為官，還是升了別任，如何不同見來家？」龍員外苦痛起來，哭啼啼將前情述了一遍，便要埋怨孫自連幾句，思量大大發作一場。又見他夫妻都病得懨懨待斃，只得又住了口。但問道：「我已前的家事也都罷了，聞你近日討回的帳目債負，也有得七八千金，都放在那裡？待我將去救得兒子回來，保全性命也好。不然，你阿舅死在旦夕了。」說畢，同杜氏又哭個不住。自連倒在病中，冷笑道：「誰教你做這樣事？著甚來由？那三個罪犯比我嫡嫡親親的女兒、女婿更可親著哩！直得為著那三個死囚犯倒來怨恨我們？我日前拚著性命，吃盡辛苦，討是討得千把兩銀子，我自又還了人上欠帳去了。如今兩口兒耽病在身，少長沒短，便要接個醫生看看，也沒藥金酬謝，那得銀子幾千兩，去幾千里外救人？若丈人、丈母榮歸家，帶得俸金，多寡也救濟小婿一救濟才好。」龍氏也在被窩裡冷言熱語，反嗟怨起父母來，倒說：「阿哥做官一場，土儀也不值得寄些與我，反來要我的。莫說如今這等窮苦，便有時也只好顧自罷了。」龍員外夫妻不耐煩聽他，自往廚下做了些飯吃，便把灶房門除了一扇下來，打個鋪兒安身。

過了數日，自連夫妻越病得沉重了，昏昏沉沉，起牀不得。龍員外和杜氏記掛兒子，度日如年；又看著兩個病人，日日倒要煎湯送水，心內愈焦愈恨。杜氏想念兒子監在京中，何時得出？與員外言三語四，在灶前相爭起來。員外也是心中不快的，怪這杜氏不能寧耐，卻將杜氏一推，恰好推在灶上。只因前日，孫自連因埋藏銀子，掘得鬆動了的，不想員外用得力猛，將杜氏這一推，連缸、灶、灶牀打得粉碎，水缸也打個洞，外怨恨，無奈只得在廚下打掃收拾，將破灶泥塊都掃出去，打番的水流到灶下，因泥是鬆的，水都流了下去，員外也是無心，將筲帚去掃了幾掃，掃開些浮泥，下邊露出白雪雪的銀子。員外吃了一驚，和杜氏連連掃開，即時歡喜道：「這是天可憐見我孩兒，救星到了。」遂將泥盡數掘開，把銀子盡取了出來，倒有幾千大錠子，又是許多碎塊頭成半錠的，滿滿一壇盛了，還有些零碎。孫自連在房中，聽得間壁房裡，老兩口兒打罵一會，抱怨一會，又搬弄了一會，卻又歡歡喜喜的低聲說了一會。自連有心，著實疑惑，卻又掙扎不起，只得叫道：「丈人、丈母，你兩老人家做甚麼？」杜氏便走過來說道：「天可憐見你丈人好心，在這灶下掘得一窖銀子，好將去救舅舅了。」自連道：「這是我祖上所遺的，埋在地下日久，你們分毫不可動。」杜氏道：「如今且不論是你家、我家的，但將去救得阿舅出來，自有好處。」自連待欲掙扎走起，奈何頭暈眼花，扶身不定。龍氏身上寒熱交攻，氣息難提，只說得一聲：「不要動！」杜氏聽得女兒、女婿一樣，都是黑心言語，也不去理他，自走過廚房，與員外忙忙收拾停當。當晚龍氏因為這銀手上，又增了些病，一時加重身亡，員外免不得置辦了衣衾、棺槨，斷送了女兒，又兌出五十兩銀子，與了女婿，自又將餘銀一兌，共是七千五百兩，置了蘇州繡作灑線，叫了一隻大船，又帶些阡張錫箔、茶葉等貨，一同杜氏，依舊進京救子去了。

這孫自連見丈人、丈母將銀子盡行取去，心下十分懊惱，只得勉強調理身子，延醫救治，也漸漸好了些。乃尋著一個表弟，喚作錢達，說我一天富貴，平白地被丈人取了去，只顧兒子，不顧女婿。這五十兩銀子，勾我得幾時用度？幸得我如今身體已好，我想他們從水路去，又帶重貨，雖然遲了半個月日，我與你從旱路上星夜還趕得著哩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如今妻子已是死了，不如與你再尋幾個兄弟，趕去將那兩個老性命一發結果了，到他船中搶了貨物，大家八刀，有何不可？」錢達應允，便赴賭場上尋了兩個賭友，備說情由。四人扮作公差模樣，帶了兇器，連夜趕去。將次趕到揚子江邊，見有無數客船沿江歌著，守風未開。孫自連和著錢達在店家躲住，叫那兩個賭友，沿江探看。探了兩日，看得東頭第三號，便是那存好心、積陰德、散糧米、救罪犯的龍員外貨船。兩人前前後後，看得明白，插了些江上蘆葦做認色，看了方向，回到店中，與孫自連二人說了，當夜三鼓，淡月微明，四個人持了兇器，札縛停當，偷出店門，竟到江邊，從東一路第三號，只蘇下大船，看得親切，自連等一齊跳上，把船搖得亂動。龍員外早已驚醒，躲在艙裡，聽了半日，往窗縫裡向外張看，只見船頭上立著四條漢子，手中各持刀斧，正待砍船入艙。聽得前後艙忽然一聲響亮，只見一個道人打扮，手持寶劍一口，背掛一個葫蘆噴出火來，照得雪亮。先將一個漢子一劍砍下水去，那三個一齊跳上岸，沒命走了。龍員外嚇得魂不附體，抖做一堆。只聽見那道士叫道：「龍桓何在？」龍員外抖躲不過，又見他砍賊下水，定不是謀害他的。急忙披了衣服，走出艙頭，納頭便拜，道：「龍桓張見師父殺了歹人，救了小人性命，此恩何以為報？」道士回言：「適間所殺強人，就是汝女婿孫自連，合伙來謀你財物，害你性命。我因在岳陽樓三醉歸來，路逢此事，念你仁心，殺他無義；今再助汝順風一陣，明早即可到京救子。」龍桓聽得聲口蹺蹊，知是神仙救護，連連叩頭稱謝，就請問仙師名號。道士開口說：「你但到京，救出兒子，可到泰山一片雲，問口口真人便是。」言訖，只見半空中降下一朵祥雲，道士忽然就不見了。龍員外入艙，喚起杜氏，整衣焚香，望空拜謝。耳邊但聞呼吸之聲，連連不絕，明早看時，已是順天府通州地面。數千里路，不消半夜，便已到了。龍員外大喜，將貨物都運到京中，連夜發賣，獲利數倍，急急央人使費，通個信兒與了兒子龍泉，如數納完官銀九千餘兩，問官又送了若干禮物，上下都使用透了。問官將龍泉屈陷情由，並賠償數目，備細上了一本，牽旨免其罪名，降任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縣丞。依先父子相見，就如再世重逢，擇期上任。

龍桓記了江上神仙之言，一同其子到了任上。龍泉就娶了本地趙推官鄉宦之女，趙氏為妻。真個是官清民自安。龍泉在衙，清閒無事，春光明媚，一同父母遊玩山水。不想泰山正是濟南府管下，偶然遊玩之時，行到泰山麓下，仰首看見石壁上，鑿著「一片雲」三字。龍員外記起神仙之言，正待尋人問取口口真人住在何處，忽見山後一陣清風徐起，風過處來了一個真仙，立在面前，正是前夜揚子江所遇的。龍桓見了，正持施禮，只見那道士把手一拂，袖中飛出白鶴二隻，令龍桓、桂氏各跨一隻，騰空而起，道人亦起在空中。但見雲端內：

振吟吟仙樂聲喧，亂紛紛祥雲擁護。

左右從人，喜不自勝，各各叩頭。龍泉看父母雙雙白日昇天，又憂又喜，只得向空禮拜。拜罷，痛哭回衙，登時上表辭官。聖上聞知大喜，即降聖旨，旌表龍門，加贈龍桓為善應仙真，杜氏為善感夫人，復了龍泉知縣之職，不准辭官。詔書到了歷城衙中，合府縣官員都來慶賀。慶賀未散，又是一道救命，欽取龍泉進京朝見，改升翰林院編修。後來直做到禮部尚書，子孫貴顯，皆由一點善心，感動天地，以致呂祖垂救，聖旨加封。人人不可不回心向善麼！詩曰：

吉祥因善感，方便福無邊。

作惡為非者，請看孫自連。

總批：作善事者，何必定要施財？苟存心於利物濟人，到處皆有陰德。奉告同心，但不可當權不與行方便，有無窮陰鷲心耳，若沒仁沒義如孫自連輩，又何足論乎！